

石上生“花”

——婺源歙砚的时代光华

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继红 摄影报道

12月1日,婺源县大畈村的砚雕工作室里,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鸿欣正与一方龙尾石相对而坐,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。

婺源古称歙州,是歙砚的核心产地,境内龙尾山所产砚石是歙砚之魂。自唐代开元年间,猎人叶氏在龙尾山发现石之妙用以制砚,歙砚便开始展现出它的独特魅力。南唐李煜誉其“天下冠”,北宋苏东坡盛赞其“涩不留笔,滑不拒墨”,米芾更在《砚史》中详述其珍贵。明清时婺源砚工将技艺推向巅峰,所制歙砚成为贡品,龙尾石也因“石质坚润、纹理独特”被奉为制砚至宝。

镜头下,汪鸿欣指尖轻抚砚坯,目光在石纹间流转——这是歙砚制作中至关重要的“因材施艺”环节。他拇指按压砚石,感受着石质的温润,随即拿起刻刀,时而换用平刀勾勒轮廓,时而以斜刀雕琢纹理,时而用尖刀细琢细节,将石中天然的金星、眉纹化为山水意境。

汪鸿欣最擅的薄意雕刻,在方寸之间尽显山水灵秀,线条流畅婉转,恰是对“掩疵显美,不留刀痕”古法的诠释。待初胚成型,他又取细砂布细细打磨,石屑簌簌落下,砚面渐显温润光泽。桌上散落着不同阶段的砚坯、磨石与刻刀,默默见证着选料、制坯、设计、雕刻、打磨、抛光等数十道工序的繁复与精细。

从1990年学艺至今,汪鸿欣潜心钻研古法,不仅精通传统纹样,更将现代审美融入创作,其代表作《山中观语》尽显文人风骨,墨香与石韵完美交融。多年来,他授徒三十余人,毫无保留地传授选料、雕刻等核心技艺,延续着歙砚的传承火种。婺源歙砚历经唐宋鼎盛、明清辉煌,近代虽遇传承挑战,但在汪鸿欣等匠人的坚守下,这门古老技艺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彩。



在婺源歙砚文化博物馆,汪鸿欣向游客介绍歙砚的相关知识。



12月1日,婺源县大畈村的砚雕工作室里,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鸿欣正在雕刻砚台。



汪鸿欣在河道里寻找合适的雕砚石料。



汪鸿欣(左)和弟子在观察石料的特点。



汪鸿欣在一块砚台初坯上篆刻。



12月2日,婺源县虹关村的詹大有墨庄,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詹汪平正在烟房内调整油盏灯芯。多年来,他始终坚持人工点烟、牛皮熬胶的制墨古法。



詹汪平在用力揉捻墨料,以保证其质地细腻。



制作好的成品墨块需要阴干。



詹汪平将填充好的墨模按压紧实。



从墨模里取出的墨块。

墨香永续

——虹关徽墨的千年密码

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继红 摄影报道

有着“吴楚锁钥无双地,徽饶古道第一关”美誉的婺源县虹关村,藏着徽墨的千年密码。12月3日,詹大有墨庄的木窗边,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詹汪平正沉浸在制墨的世界里。阳光透过雕花窗棂,在他布满老茧的双手上投下斑驳光影,空气中弥漫着松烟与麝香的醇厚香气。

宋代《新安志》记载:“新安墨以黄山名,数十年来造者乃在婺源黄冈山,以戴彦衡、吴滋为最”。自北宋开始,制墨中心转移到徽州后,婺源墨开始兴盛起来,至清代更达鼎盛,全县墨铺超百家,仅詹氏一姓就有80余家,虹关詹氏占比六成以上。

在以黑褐色为主色调的墨坊内,詹汪平双手紧握木槌,反复捶打面前的墨料,每一次起落都尽量保持力道均匀、节奏沉稳。这道需千锤百炼的工序,是古法制墨的精髓,墨料唯有经充分捣杵,才能质地细腻。詹汪平眼神专注,指尖轻捻间将揉好的墨料搓成条状,精准填入刻有龙凤、梅兰纹样的墨模,再按压紧实。桌上整齐排列的旧墨模,木纹里藏着岁月痕迹,承载着虹关数百年的制墨记忆。

作为虹关詹氏第十三代传人,80后的詹汪平恪守制烟、制胶、和料、压模、晾干、描金等数十道工序,坚持人工点烟、牛皮熬胶的古法。其家族开创的詹大有墨庄,自乾隆年间起便声名远播,分支遍布苏、沪、津、汉等地,故宫博物院现藏的77款詹氏品牌墨品中,大多出自虹关詹氏。

如今,这份“落纸如漆,万古存真”的匠心,既是对虹关千年制墨史的延续,更是非遗技艺在当代历久弥新的生动注脚。